

## § 齊眉棍

鐵匠色諾分曾經是斯巴達的角鬥士，現在是斯巴達間諜網頭目，負責訓練女刺客，蒐集情報。

在市集鐵鋪，總是赤裸著上身打鐵，粗獷厚壯的身軀，一身墳起的肌肉，在市集裡招蜂引蝶。

裴夏是他從奴隸拍賣場買回的，這小佳人豐胸細腰豐臀，真是傾城絕色、千嬌百媚，只可惜另一個叫作莫妮卡的冷豔美女被德謨克利特買走了。還有阿芙蘿那尤物便宜了恩諾皮德斯那老貨。

斜對面的安媞希亞總是賣弄風騷，可惜色諾分喜歡年少佳人，尤其是清純處子。

下午又看間安媞希亞不經意地露出一雙豐滿潔白的乳房，身下一根鐵杵忍了一下午，到了晚上回到家裡，把裴夏叫到面前。

色諾分：

「裴夏，妳願意當我旗下的刺客嗎？」

裴夏想也不想，堅定地說：

「好！只要讓我脫離奴隸，任何事情我都願意做。」

這世界上還有甚麼比當奴隸更卑賤的事。

雅典有將近八萬個奴隸，斯巴達有更多黑勞士(Helots)，是戰爭下的戰利品。

「很好，作為刺客，最重要的是要抹去羞恥心。」

他迫不及待地把裴夏嬌軟盈盈、柔若無骨的嬌軀摟在懷裡。

裴夏羞紅著臉，一副我見猶憐的可人嬌態，不由得令色諾分色心大動。

...

這一晚，裴夏這絕色尤物被色諾分蹂躪強暴，失去了處女童貞，卻也脫離了奴籍。

生逢亂世生命如草芥。

第二天早上，希波克拉底不知不覺又來到市集。

安媞西亞的瓶畫坊沒開，希波克拉底有點失望。

正好色諾分在鐵鋪，於是走了過去。

「我家瑟翁(Xeon)還好嗎？」瑟翁是色諾分的兒子，常往天文館跑。

「挺乖巧的！」

兩人說著說著，一個豔麗少女從鐵鋪內走了出來，希波克拉底看直了眼。

「這是裴夏，嗨！裴夏 過來跟希波克拉底打個招呼。」  
安媞西亞是風騷少婦，這少女青澀中卻是一股妖豔。  
「你好，希波克拉底 我是裴夏。」這聲音甜膩，希波克拉底聽得神魂顛倒。

對色諾分而言，女人只是工具，見到西波克拉底失神，心想在恩諾皮德斯身邊安插一個刺客，這希波克拉底傻呼呼地倒不失是個適當人選。

「幫我招呼一下希波克拉底，我出去買一壺酒。」色諾分在裴夏耳邊輕輕交代幾句。  
裴夏聽了，面紅耳赤。

「色諾分跟妳說甚麼？」色諾分前腳剛走，希波克拉底就迫不急待地問道。  
「色諾分說，有一根奇妙的木棍要送給你。」  
裴夏領著希波克拉底到鐵鋪後面儲藏室，一支似木似鐵的齊眉棍靠在牆邊。

「這看似木棍，又比一般木棍重些，卻有木棍的彈勁，不知道真正是什麼材質，是色諾分要送你的。」  
「妳怎麼了，色諾分又說了甚麼？」希波克拉底看裴夏欲言又止，十分好奇。

「色諾分說…也要把我送給你…」裴夏說完 滿臉嬌羞，別過頭去。  
希波克拉底人傻，這回可頭腦清醒得很。  
知道這是個溫柔陷阱，趕緊找個事由逃了出來。

市集，說書人說著，斯巴達的 300 壯士如何如何地在溫泉關英勇地抵抗波斯大軍。

「狗屁！甚麼 300 壯士，後面的上千奴隸不是人嗎！」  
奴隸在雅典或是斯巴達根本不能算是人，動則被拷打、烙印、撲殺。  
裴夏得到他的恩寵算是幸運的。  
色諾分聽了一陣子，又在市集轉了好幾圈。  
估計這希波克拉底辦完事了，才帶著一壺葡萄酒回到鐵鋪。

「好東西應該與好朋友共享之，來，敬酒色朋友。」  
只見裴夏在後面對他搖搖頭，知道希波克拉底沒上鉤。

「多謝你的齊眉棍…，還有裴夏…就…。」  
昨天聽你說要恩諾皮德斯與德謨克利特談判，是怎麼回事？」  
希波克拉底也不說破 跟色諾分攀談起來，這色諾分是窮兇鬥狠之輩，齊眉棍還

是要收的。

「嘿！雅典給了德謨克利特多少好處 我不知道，但是恩諾皮德斯收了斯巴達的好處總是要貢獻一些的。」這小的定力不錯。

「好像聽到你說到甚麼獨立運動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都是胡扯！這個世界 利益擺中間，道義放兩旁，都只是幾個被權勢沖昏頭的傢伙在搞事。

這齊眉棍是隕鐵打造的，送給您以感謝您對瑟翁的照顧。」

「有甚麼需要幫忙的就說一聲，義不容辭。恩諾皮德斯也搞獨立運動嗎？」

「他還沒那麼大的本事。」

裴夏要送給希波克拉底，希波克拉底說甚麼也不敢收，色諾分只好說有空常來玩囉。